

赤虎／著

商业三国

六卷一二



超越时空的历史巨著
用现代经济，政治诠释的大三国时代！
目前网络最火爆的超人气小说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赤虎／著

商业设计

六卷一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商业三国. 第1册/赤虎著. —昆明:云南美术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80695-354-X

I. 商... II. 赤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3196 号

商业三国·第一册

作 者 赤 虎

策 划 饶 耿

责任编辑 张晓源

特约编辑 薛 莲
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云南昆明环城西路 609 号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

开 本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张 14.25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80695-354-X/Z·119

定 价 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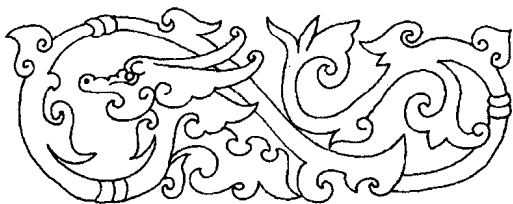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序章 不是我不小心	1
第 一 章 重生	8
第 二 章 艰难	16
第 三 章 立足	25
第 四 章 初战	34
第 五 章 创立	43
第 六 章 损失	52
第 七 章 笼络	62
第 八 章 意外	70
第 九 章 悲愤	78
第 十 章 救援	89
第十一章 震惊	98
第十二章 悲愤	107
第十三章 舌战	116
第十四章 乱起	127
第十五章 贼寇	135
第十六章 激战	145
第十七章 危机	153
第十八章 血战	162
第十九章 阴险	171
第 二 十 章 无粮	180
第二十一章 威胁	189
第二十二章 治军	197
第二十三章 溃败	206



序章 不是我不小心

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眼睛刚刚睁开一条细小的缝隙，便看到了火辣辣的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，放射出刺眼的光芒，我不禁眨了眨眼。这一细微的动作，竟然使我感到全身一阵剧烈的疼痛。

我只好继续保持着平躺的姿势，然后试着轻微地逐个活动手指，还好，每个手指我都能控制。看来，除了肌肉疼痛外，我身体各部骨骼、器官均完好。

我疑惑地站起身来，这个平时简单的动作，却几乎耗尽了我全身的力气。就在我抬起手，准备活动活动筋骨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双手布满了细密的黑点，我好奇地擦了一下手，发现擦过的部分露出了婴儿状细嫩的皮肤，以前，我好像没有这么白，这是我的皮肤吗？

我注视着似乎不属于我的手，皮肤上泛起细密的红点，这是出血点。这种大面积毛细血管破裂，多数发生在潜水员身上。原来我手上的黑点是血干枯后形成的。让我困惑的是，我是在什么地方经受了强大的压力呢？

看看周围的环境，我更加迷茫，我怎么会不小心失足，掉到了这里？我又是时候到了山的阳坡？

我记得当时自己应该和几个同伴在神农架壑底考察呀，当时在黝黑的洞里，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五芒星标志，正在细细观察时，灾难发生了，地动山摇，眼前掠过无数的光影，随后失去了知觉。

怎么会突然之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呢？我不觉扬起脸来，观察着山坡。坡上长着低矮的灌木与稀疏的小草，对面山上周围乱石层叠，好像才经过一场地震——是地震，坡底还存有一条新裂开的大沟。

不远处，灌木中露出几个橘黄色斑点。我们一起来的几个同伴都是穿的黄色的登山服，想到这里，我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，果然，我在灌木丛中发现了向导老陈，心里不禁一喜，其他几个同伴也都躺在灌木丛中，将他们一一唤醒后，我开始检查着老陈背的行囊。

我与几个同伴都属于“阴谋派”的人，做起事来，喜欢事先详尽计划。此次神

神农架的探险计划就准备了整整三年，因此对于同伴的行囊我不需检查，我们下山时都已固定妥当，即使经过无数的翻滚，行囊仍可完好无损。

至于向导，就难说了。果然，老陈背的行囊中，两套太阳能充电器的硅板都有破损，不过幸运的是还可以修理，行囊中的植物标本倒是不怕压的，我也懒得检查下去。

走到正在缓慢活动的尹东身边，我对他说道：“医生，快取听诊器，给他们几个检查身体。”

我转身对高山说：“你这个物理老师，赶快用 GPS 定位，呼叫救援。”

“你也不能闲着，”我对周毅说，“机械制造工程师，赶紧修理损坏的太阳能硅板，把两块硅板合并成一块用吧，架起炉子来烧热水。我们没有食物了，就由我去打猎，拿弩弓给我。”

我背上武士刀，手持弩弓向山坡下走去。有水的地方必然有猎物，我想。

这时，高山突然发出了一声大叫，望着惊飞的宿鸟。

“高山，那全是活动的肉啊！”

“老大，快来看哪，大事不好了。”

恶魔降临？世界末日？我不满地向坡上走去。

“老大，你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高山激动地挥舞着六分仪，我一看立刻惊出一身冷汗：“GPS 在哪？拿来测测。”

“GPS 不能用了！”

“六分仪拿过来测一下。”

在反复的校验后，我们震惊了，我们居然到了泰山。

GPS 或许会出错，六分仪绝不会出错。越是简单的、原始的机械，越不容易出错，我们，的确，到了泰山。

难怪我醒来后，总有一种奇异的感觉，这山，这岩石，这苍松，都不是神农架所特有的。老陈用山民的直觉，感觉到了这一切，所以他一直默默无言，害我刚才还以为老陈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被这突然发生的变故给吓傻了。

我们是怎么到泰山的？这一切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。满身的伤痛提醒我们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，立即出山，与人联系。

我抬腕看了看表，8月21日，我们到神农架的第四十天。我们草草地饮了几口山泉水后，开始向山外走去。

山路上静静的，8月份正是旅游高峰，登泰山的人应该如过江之鲫，摩肩接踵，为什么这么静呢？

我一马当先，跑上山顶，立刻惊呆了。我所见到的，景物依稀如故，可那满山满谷的经文？那巨大的佛字呢？我的金石峪，它藏到哪去了？

鱼贯而上的高山、尹东、老陈、周毅均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。我们默默坐在山顶，夕阳西下，满山满谷红彤彤的……

“老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没想到一向不喜欢说话的老陈首先开了口。

“你问我，我去问谁？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

“我想回家！”老陈带着哭腔说。

“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。”我不耐烦地说，巨大的变故使我心情烦躁。

“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先把帐篷搭起来，等吃晚饭我们再讨论这些事。”

“吃什么呀。”老陈嘟囔着起身干活。

看来在我们身上确实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可能触动了神农架上一根神秘的琴弦，被传送到了几千里之外的泰山，而最近泰山上可能发生了一场地震，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泰山上人流稀少的现象。

第二天，我们运气不错，一只到溪流边喝水的小鹿，不幸遭遇了我们。我们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，吃饭的过程中，那几个家伙不时东张西望，一副做贼的样子。吃饱后，心满意足的我们，快乐地背起行囊，沿着山谷向山口走去。过了一山又一山，我们渐渐地接近出山口。

路边，本应该有的庙不在了，路都变成了土路，见不到泰山的红石板，到处都残破不堪。也许是劫后余生，也许是人吃饱了没事干，我们几个手舞着砍山刀，四处挖着一些花花草草，边走边闹。只有心急的老陈，低着头走在最前面。渐渐的，我们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。

山路前方转了个弯，突然，山口外传来阵阵凌乱的马蹄声。

我们诧异地止住脚步，放眼向山口望去。山口很窄，从我们的位置看不到山口外的情景。只见老陈兴奋地向山口跑去，我们也加快了速度——终于要见到人了。

这时老陈却猛然止步了，浑身还不停地在哆嗦，看样子是想躲回山谷，只是身子不听使唤。

“有问题。”我卸下了背囊，手持武士刀，快步向老陈走去。

“待在那儿。”我急忙回过头对他们三个喊道。

接近山口，马蹄声大了起来，一名古装打扮的骑士出现在山口，手中挥舞着一把刀柄超长的大刀——似乎是在拍戏，这名骑士挥舞着大刀，策马冲向老陈，手起刀落，干脆利落地一刀砍下了老陈的头。

震惊，严重震惊。演戏演到把他的头砍下来，这不会是魔术吧。我低头看着滚落到脚边的头颅，这确实是老陈的头颅，真真切切，那脸上分明还留着恐惧与震惊。我弯下腰伸手去摸老陈的脸，这时，脑后传来了一阵风声，我下意识地向前一扑，背后立刻传来了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

愤怒，严重愤怒。如果我不是低头弯腰，刚才对方的这一刀，绝对可以把我砍成两半。我打了一个滚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怒火上涌，双手握紧武士刀，高举头顶，做出日本剑道的大三式。

马上的骑士调整了马头，再次向我冲刺过来。我紧盯着他挥舞着的大刀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朝着他挥舞地大刀劈去。

势如破竹，我心里浮出这四个字。我的刀劈断了他的刀头，余势未衰地向骑士身上砍去，我不想杀人，可是我已无力控制。

我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又站起来，向倒在地上的“戏子”望去，他的身体被砍去

半边。地下的头颅嘟囔了一句话，口音却很古怪。但我想，我听懂了，他说的是“好刀”。

这时，我听到山口外的马蹄声还在响着，并且越来越大了起来。我顾不上地上躺着的人，一边向山口跑去一边冲他们三人喊：“快打110！”

周毅紧张地回答：“手机还没信号。”

我靠，都到山口了，手机还没信号，什么服务，我要投诉。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村霸冲过山口，他们有马，只有在狭窄的地方堵住他们，我们才有活命的希望，否则他们仗着马快刀长，如果再加上人多，那我们就死定了。

“弩弓准备！”我头也不回地喊道。

这是什么治安啊，警察到哪去了，“戏子”们明火执仗地杀人居然没人管。

这时，一匹马从山口冲出来，马上也骑着一个古装骑士，他手中挥舞着一件类似戈状的兵器，那戈头居然还闪着类似青铜器的光芒。大概没想到我突然冲出来，马上的人手忙脚乱的试图把兵器转过来攻击我。

“最多也就是个土霸。”我心中迅速根据他们手中拿的家伙做出了合理的判断。既然不是强盗，我何惧之有？

我头一低躲过对方匆忙之中挥出的一击，顺手就把马上的人拽了下来，头也不回地喊道：“高山，交给你了。”

我想，性子暴烈的高山不会轻饶了他，自求多福吧。

我继续向山口冲去。

又来一匹马，拼了，我以橄榄球星的姿势向这匹马撞了过去。

全垒打，马匹被斜冲过来的我撞倒，身上的强盗头撞在山石上，顿时头破血流。又解决一个，我已经冲到了山口。

血流成河，遍地尸骸。

从山口望去，远处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身穿古装的尸体，在一辆马车周围尸体最多，他们都穿着相同式样的服装，似乎在马车周围进行了坚决地抵抗。尸体脸上都留着各种各样的表情，有愤怒，有绝望，有恐惧，有痛苦。从我站的角度看，这些尸体过于逼真，怎么看都不像是道具。

再往远处望，尸体铺成了一条血路。这些尸体所穿的服装没有一个相同——估计是扮演强盗的戏子——部分尸体逐渐地向远处延伸，沿着这条尸体构成的血路，再远处，两个骑马者与十几个徒步者正围着三个人砍杀。

那三个人中，只有一个骑马持戈，另两个徒步，徒步的一个壮汉，穿着与马车周围尸体同样的服装。另一个徒步的人，戴着类似汉朝的峨冠，宽大的袍袖使他躲闪的动作非常笨拙。那骑马的年轻人挥舞着戈，以一敌三。

不过看来，他也快不行了，我站在山口仔细地打量了一下，只是这片刻之间他已挨了好几下。

这么凶猛的强盗，压抑不住的愤怒使我大喝出声。“住手，青天白日，聚众杀人。太嚣张了吧！”

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我的几个同伴已经赶了过来，我连忙对着那些强盗喊道：



“我们已报警了。”

正在厮杀的人扭头向我看来，其中，一个骑马的强盗向我喊了句什么，口音古怪，听得不是太明白。

我懒得理他们，继续喊道：“警察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还不住手。”

随后，我低声对同伴说：“杀了这么多人，他们一定会灭口的，快打电话通知记者。做好打斗准备。小心，不能放走一个强盗，否则会叫来一群村民把我们灭口。”

一个骑马的强盗一挥手，脱离了厮杀的中心，一马当先地奔我们而来。身后还跟着五个徒步的强盗，挥舞着斧头状兵器。另一个骑马的强盗带领其余手下，猛攻那个骑马的年轻人。

奇怪的是，这时，被围攻的两个徒步者撇下同伴，转身仓皇逃走。独木难支的年轻人在砍倒了马上的盗贼后，立刻被打下马来。

“射马！”我冲高山他们喊道。

咻咻咻，三声弓弦响过，三名向我们冲过来的盗贼跌倒在地。

“上弦。”我边喊边冲向盗贼。就凭你们这些爷爷级的古董兵器也想与我交手？

我砍、砍、砍。刀过人倒，砍倒五人，周毅他们还没上好弓弦。

“快追，那两个逃跑的人，可是我们的人证。”等追上那些逃走的人，拼斗已经结束了。强盗只剩下了三个人，都中了箭伤。

尹东急忙跑去取急救包，高山审问着三个仅余的盗贼，周毅自觉地执行保护现场的任务。我则四处巡视，寻找生还者。

使我感到疑惑的是，这些人怎么都穿着古戏装。拿的兵器又大多是青铜器——古董。用大量的古董来打劫，太夸张了，有盗贼癖？还是剧组人员不付劳务费引起的争斗？

我慢慢地走到那个遭受同伴背叛而奋战到最后的骑马勇士面前。他身上伤痕累累，鲜血已把身下的土地染红。

望着他的脸，我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，仿佛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。我沉思着，努力回想着这个面容。

这时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转过身来，只见他们四个一脸沉重地看着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“怎么？与外界联系上了？”我问。

“你刚在山口好像受了伤，我给你包扎一下吧。”尹东抢先说。

经他这么一提，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后背火辣辣的疼，连续的拼斗，使我忘记了疼痛。

我蹲在地上，让尹东给我包扎伤口，我清楚地听到，当他们解开我背部的衣物露出伤口时发出的长吁声，好像是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感觉。

我有点感动：“伤不重吧？”

尹东按了按我的伤口：“是肉的。”

“干什么？你。”我疼得跳了起来。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，我心中隐约明白了。

“发现了什么？我还受得了，告诉我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们身上肯定发生了奇怪的事，你要有心理准备……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开口……我们还不能确定……真是不可思议……我们或许可能回到了汉朝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开玩笑，是那些贼说的？贼的话你也信？”

“如果再加上幸存者的话……”尹东说。

“如果再加上我们突然从神农架来到了泰山……”周毅说。

“如果再加上泰山上没有游人，没有金石峪，没有金刚经，这么多尸体，加上我们拼斗这么长时间，警察没来……当然，如果再加上一万两黄金，是不是更能让你相信。拿这么多黄金来骗我们，成本是否太高了？”

“时空穿梭？不可能，你是不是玄幻小说读多了，物体只有运动速度超过光速，才能做到回溯时空。但当物体速度接近光速时，物体的质量就会变得无限大，那样恐怕你的肉体早就灰飞烟灭了……”

“我知道无法解释，但你忘了，我们醒来后身体的出血点，这说明我们身体确实受到过挤压。你没有发现，我们的力气比过去大得多，就你刚才全力一撞，可以连人带马撞飞，你不觉得蹊跷？或许我们无意中掉入的那个洞穴，就是一个特殊的时光隧道——反正谁知道什么鬼原因。你来说说，现在的一切怎样才算合理？”高山问。

时光隧道？！

“说说你们都问出了什么？”我沉默良久对他们说。

随着他们七嘴八舌的诉说，我渐渐地理清了思路。

原来，他们从那两个幸存者口中得知，现在居然是汉灵帝光和三年，那个峨冠博带的人是一个平原的富商，他们本打算到徐州采购商品，没想到被一群盗贼盯上。在他们偶遇的一名游学士子——就是那骑马奋战到最后的年轻人——的帮助下他们且战且退，结果……

原来，这些人说的都是河南一带的古方言，甚至连不识字的强盗也是，这就是我听不懂他们说话的原因。

“现在，只有最后一项工作需要证实了，”他们把目光转向马车。马车上，放着两个一米多长、半米宽的柳条箱，一个狭长的长匣；上面都被铜锁锁着。

“你们拿到钥匙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那富商说钥匙在他派出求救的家丁身上。”高山答道。

我不再犹豫，挥刀便砍下了铜锁。

“古董啊。”周毅一脸心疼地说道。

箱子打开，我们几个人全都面面相觑。只见一块块圆形的金饼整齐地码在箱子中。金饼，这果然是汉朝金子的铸造法，那时代银子还没有作为货币，金作为一种贵金属只是用来兑换铜钱的。看来另一个长条匣子中也肯定是金子了。



“周毅，立即把那三个活着的盗贼看管好，高山把马收拢一下，我们今后需要马，尹东跟我一起来收拾一下尸体。”我顾不上打开另外的箱子，立即开始分派工作。

“那个商人怎么办？”周毅问：“我看他早跑了，丢下这么多钱财只身向外跑，他身上肯定有更值钱的东西，再说他肯定撒谎了，这些金子决不到一万两。”

在周毅慌乱地向那三名捆绑着的盗贼跑去时，尹东小声嘀咕：“或许那商人没撒谎，我听说汉代的重量单位与我们现在的不同。”

我突然觉醒，那商人确实没撒谎，汉代一斤只相当现在的 300 克左右，一斤十六两，可不是约一万两吗？

随后，我亲自动手，把那个士子的尸体搬回谷中。周毅拉着马车和三个幸存的盗贼回到山谷。

“那商人跑了？”我没有停手，头也不抬地问。

周毅立刻夸奖道：“老大，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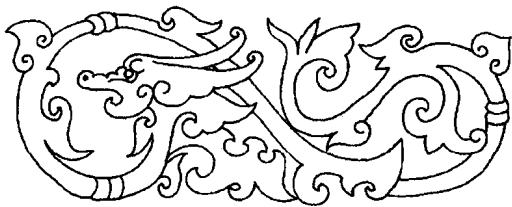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剽窃你知道吗？让 1 800 年后的周星星怎么活？”我打断了他的话。

周毅怪笑着回答：“或许，我才是周星星 1 800 年前的祖宗，谁让我们都姓周呢？”

我蹲在那个士子面前，轻轻擦拭他脸上的血迹与尘土。

周毅看着那张士子的脸，突然发出了杀猪般的叫声：“老大，这人怎么那么像……”

第一章 重生



天崩地裂，日月无光。

我觉得自己像被一束闪电击中，目瞪口呆。难怪我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，这不是几年前自己的脸吗？

我茫然地抚摸着士子的脸庞，就仿佛在自己的脸上划过一般，我梦魇状地伸手在他的怀中摸索：身上只有十五个铜钱和两个布绢。那布绢似乎是两封信，其中一封被戈刺穿，染上了血迹，变得不可辨认，模模糊糊见到几个隶书字体的繁体字“公孙伯珪”。

公孙伯珪？那不就是公孙瓒吗？我又打开另一封信，透过斑斑的血迹，仔细辨认着古老的文字。

“玄德吾兄，啊，这人竟是刘备！”——看着信上标头的几个字，我惊讶地喊出声来，眼前的这个人竟是那个少有大志屡败屡战的刘备，那个带着十万百姓明知追兵在后却一天只走十里的刘备，那个仁义满天下连刺客都不忍杀之的刘备，那个有三天清闲就悲叹髀肉复生的刘备，那个只有十五个大子就敢孤身游学的刘备？！

“不会搞错吧？”他们三人听到我的喊声，全都围了上来。

“你们看，这称呼玄德，宗弟德然正好是与刘备、公孙瓒一起从师九江太守卢植的刘备同宗兄弟刘德然。这封信是刘备游学前，刘德然告知他家庭状况的书信，这另一封信是刘备的好友公孙瓒写的，可惜已不可辨认了。这，刘备不是应该在白帝城才死的吗？这世界怎么啦？”

我们跌坐在地下，久久无语。难道，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？

“也许，刘备还没死。”突然我们的尹东医师没头没脑地冒出了一句话。

“什么，你说他还有救？”我激动了。可一转念，我的心冷了下来。他的尸体摆在我面前，冰凉。尹东要是真有起死回生的技术，能瞒过我吗？

那三人仿佛恍然大悟，从尸体上抬起眼来，相互点点头，六只眼睛转向了我，就像老鼠看见了大米。



“所以，你就是刘备！”他们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这或许就是我们从神农架来到这儿的原因，传说中，神农架是我们汉民族始祖生活的地方，而汉朝是我们汉民族最终成型的时代。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使我们的民族受到了大冲击，也正因为汉民族历经百年战乱，力量衰弱，才有了之后的五胡乱华，汉民族也因此遭受了四百余年的苦难。也许，是我们伟大的汉民族始祖召唤我们来这里，来结束这个乱世，避免我们民族的灾难。”

我心中电闪雷轰，思绪浪涛般汹涌拍打着我。

我曾多次幻想，回到那个世纪，书写自己的历史，把汉王朝的统治再延传三百年。也许这样，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将因此改变，大汉的恢弘气度将深深地烙入我们民族的骨子里。也许这样，我们今后不必受异族蹂躏；不必再割地赔款；不会有日寇入侵……

“好吧，既然我们来到了汉朝，就让我们结束这个乱世吧！复兴我们大汉民族，这也是我们始祖赋予我们的使命。从今天起，我、就、是、刘、备、刘、玄、德。”

我们四人都站了起来，使命感让每人都热泪盈眶。

我们伸出的手握在了一起：“以我之血，卫我大汉，以我之骨，筑我长城，以我之刃，护我族民，以我之汗，复我中华，若违此誓，天诛地灭。”

光和三年二月、公元 180 年，刘备二十岁，关羽二十一岁，张飞十四岁，赵云、张辽、徐晃十二岁，颜良、典韦、管亥二十一岁，公孙瓒二十八岁，袁绍三十一岁，吕布二十五岁，曹操二十六岁。

这一年，大太监张让发明了水车，张衡的地动仪在这次地震中受到检验，造纸术已发明多年，但纸张仍未普及，毛笔开始使用，楷书、草书开始流行。青铜兵器仍然没有完全淘汰，炼铁术还不发达。

而在遥远的西方，罗马帝国已开始衰败，耶稣的门徒传道已经 181 年，凯撒制定太阳历，罗马帝国的军舰航行在地中海。

这一年，我来到汉朝。我成了刘备。

为了尽快融入这个社会，我们立即扒下死者的衣物穿在身上。随后，我们开始盘点所带的装备。

为了这次神农架探险，我准备了四架钢丝弦折叠弩弓、四把短军用丛林刀、一把瑞士多功能工具刀、一把上好的日本武士长刀、两把德国军用长形砍山刀和一把大马士革阿拉伯长弯刀，还有两具红外线望远镜、一具老式单目望远镜。

为了保证我们在深山老林中不迷路，我们配备了一套 GPS 系统，同时，为了防止 GPS 系统出故障，我们学会了使用六分仪、全自动机械手表进行经纬度定位。

来神农架前，为了识别当地的动植物矿物，我们随身的手提电脑里安装了全本的动物志、植物志、矿物志。考虑到手提电脑电池电量有限，我们甚至装备了两台太阳能充电器，其中一台太阳能充电器随时可以改换成太阳能炉灶。

不过，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：周毅的小侄儿在周毅的笔记本里安装了他学习所用的全套资料——小学至高中课本与题库，还没来得及删除，由此，我们拥

有了全套的教育流程,这让我们对自己的使命更加充满信心。

所幸,这些装备大都完好。

我带上刘备带的高帽子——峨冠,扎上了他系的宽宽的腰带,摆着造型问大家:“像吗?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年龄怎么算,负一千岁?我三十岁了,让我去扮演一个二十岁的小青年,是否不太合适?”

“太像了,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你认为汉代人有现代人保养的好吗?还有,你认为我们的身体白白被改造了吗?”

低头沉吟着,我忽然想起一事,立刻对高山道:“你认为那个商人为什么扔下车子逃跑?他们怀中的东西值不值十万两黄金?”

看着高山眼中放出的光芒,我进一步诱惑他说:“或许那是古董中的古董,宝物中的宝物?”

高山的嘴立刻张得老大,亮晶晶的口水就在嘴边酝酿。“先把你的嘴擦干净,我告诉你,他们伤得很重,”高山点头。

“山路很难走,”高山点头。

“天快黑了,”高山再点头。

“他们手中又没了弓箭,肯定先找个地方躲起来,这个地方绝不会太远。他们曾见过我们这几个奇装异服的人,如果他们四处去传扬,对我们今后不利。所以你必须带上红外望远镜,打上手电去把他们带回来,他们身上的东西就是你的了。小心,那个保镖很厉害。”

我恶狠狠地想,竟敢把刘备丢给了强盗,后来又把我们丢给强盗自己跑,那就对不起你们了,暴躁的高山追上他们后,两个人必定死命护住宝物,只要拼斗激烈些,被我暗示过的高山就会……

周毅两人怎么这样望着我,我冲他们一笑,他们竟然一哆嗦。“我现在是不是比曹操还黑?”我尽量温柔地对他们说。

“哪里,老大您仁义满天下,我对你的敬仰如……”

“打住打住”,我对他们说:“那三个俘虏在哪里?”

“打了吗啡睡着了。”尹东说。

“马上叫醒他们,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,今晚决定对他们是杀是留。我已经决定了我们行程的目的地。”

盗贼们用惊骇的表情看着死而复生的刘备,他们交代一个叫陈永,一个叫王志,还有一名壮汉——胆敢叫管亥。

“管亥,你便是那个与张飞大战过三十回合的管亥?”我也学着他们说话的腔调说道。

“张飞,何人也?”大汉瞪着茫然的眼睛对我说。

晕,我怎么忘了现在是光和三年,真实的刘备或许还不认识张飞呢。

“你杀人越货,夺人性命,我欲缚之郡县,又恐你等皆不可活,我心中不忍。如纵之山林,又恐你等再害人性命,吾将如何处之?”我对他们说。

“死则死矣,何惧之有?”管亥昂声说。



“汝等皆伤势沉重，暂且留吾身边，待伤势好转，如何处置，吾再思之。”

在尹东为他们包扎的过程中，管亥有点扭扭捏捏，不好意思，陈永、王志早已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包扎完后，管亥也跪在地下涕泪交加，说：“主公仁义，吾等唯效死尔。”

天黑后，高山只身回来，看他的表情似乎一脸兴奋，我知道，那个商人解决了。

来不及问他具体情况，我们开始探讨今后的方针大略。安排完了各自的工作，我们心情激动不已。我们齐声宣誓：“犯我大汉天威者，虽远必诛。”

天亮了，我们带着收拢的十二匹马、一辆马车动身出山。马身上驮着我们收集的衣物与金银，车上躺着三个“前”俘虏。

我们都不会骑马，只好牵着马。当时，天色阴沉沉的，我心里很不舒服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是曙光初现霞光满天，没想到我们在三国的第一次出场却是乱云飞舞，阴霾密布。

“这老天爷一点都不给面子，”我嘀咕着。

走出很远，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向山谷，只见山谷上空飞舞着无数的秃鹰，山冈上站着一只看不出是老虎还是老狼的动物，它冲我们发出了一声呜咽。我估计，它们都是被山谷中的尸体引来的，冈上的老虎或者老狼，估计是在为山谷中进食的动物放哨，我冲它挥了挥手，转身继续走。

不久，天上下起雨来，我们就在这雨中走入了乱世。在雨中，我们走进了泰山钜平（泰安）县。凭着游学士子的身份，我们在驿站安歇下来。

从街上的情景看，大贤良师张角已经把触角伸到了这里。在我们安歇时，驿站的人看我们有伤员，主动向我们推荐张角的弟子来治伤。但我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，我把管亥三人安置在卧室的外厅，这三人感动得涕泪交流。

在他们看来，刚来一天就被安置于外室，是绝对的信任。而对我来说，为安全起见，最好把他们控制在眼皮底下。

这夜，由于多日未眠，又或者由于我们对前途有了目标，我们睡得很香。醒来后已日上三竿。管亥、陈永、王志不顾身上的伤痛，跪在我卧室的门厅口等我洗漱。这或许是汉代仆役对待主人的礼节吧。但我却不习惯。

“起来吧，你们伤势未愈，当好生静卧，不得再行这等琐礼。退下吧。”

我走出房间看这三国的太阳，这太阳确实与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，天空湛蓝湛蓝的，太阳格外耀眼，云朵分外洁白，一点污染都没有。

突然间我脑海中一个念头闪过：我们可以干一件赚钱的事情。

我立即冲进了高山的房间，把他拽起来，问：“你想好了做什么生意啦？”

“还没呢，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
我说出了我的主意……

初入三国，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熟悉当时的生活习惯及风土人情，当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管亥他们养好伤。

随后，我们开始四处购买幼童。可惜这个小县人口不多，我们收获不大。当

然我们也曾试探着购买成年人，但大地主们均不愿轻易对这些壮劳力放手，开出的价格太高。考虑到成年人可塑性不大。我们最终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。

这年头，三个十五岁的幼童只卖两百铜子，至于我们要的十二岁至九岁幼童更是便宜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这时代人们都按人头交税，一个人啥事不干，一年交税接近一两。幼童把自己卖了居然都不够上税，多么黑暗的时代！

管亥对我们大量购买儿童感到不解，在他看来，我们需要的是成年人，毕竟多名训练有素的青壮家丁，都没有挡住他们的猛攻。他哪知道，我们有全套的小学教材，经过几年的教育，这些男童将是我们的主力。

十天后，我们准备动身。

现在，我在泰安只剩一件事。十天以来，我通过迂回的途径慢慢地接近一个人，现在已接近成功。

城西，一座砖石结构的住宅就是于禁的家，这很符合于禁的身份。汉代，烧砖技术并不普及，有钱人才有能力住砖瓦房。当时的纸张还没普及，印刷术还未发明。有能力收藏书籍抄录书籍的都是世家子弟。这时代，知识只是特权阶层的专享。

我把刀交到管亥的手上，恭恭敬敬地向门童说：“请通报，中山靖王之后，九江太守卢植门下，涿县野人刘备邀约求见。”

于禁见到我们劈头就问：“尔来访我，汝师知否？”

我看着于禁得意的脸，回答说：“不知。”

“如此，汝何故来访？”

“吾来泰安遍访名人，明日就要离开，有两三子向我推荐你，我姑且来试试。”我回答道，这古人说话老是汝啊吾的，一个不小心我就切换不过来，还真是有些麻烦，也还好对方都多半还能理解我的意思，要不然就得弄出笑话来了。

于禁大怒：“吾遍读兵书，名动泰山，汝一个涿县野人休得在此猖狂！”

我也大怒：“听说你遍读兵书，我想问问奇正、缓疾、虚实、进退、利害、动静、刚柔、有无之道，望阁下教我。”

于禁闻听这些新词，大惊：“何谓奇正、缓疾、虚实、进退、利害、动静、刚柔、有无之道？”

“具体地说，正面迎敌为正，机动配合为奇；明为正，暗为奇；静为正，动为奇；进为正，退为奇；先出为正，后出为奇……”

于禁立即转换面孔，恭敬地向我请教这些道理。我笑而不答——本人只准备了这点新词，再说，岂不露出马脚。

于禁转而与我具体探讨奇正之道。

我早有准备。要求于禁虚拟立一营寨，他守我攻。既然你善守，我就在你最擅长的方面打垮你的信心。

在书几上，于禁摆了一个书简，代表他立的营寨。

“寨旁有水吗？”我问。

“有水。”于禁昂然答道。



“正道为硬攻，以奇制胜嘛，我堵住水流，等河水蓄满，放水淹你的营寨。”

“无水。”于禁改口说。

“兵无水三日则溃，我四面围你，不让你取水。三日后，我叫人去寨中割你的脖子。”

“无水，我掘井。”于禁脸红耳赤地说。

“我等你掘出水来。”我微笑着说。

“有山吗？”我接着问。

“或者有山。”于禁犹豫地答。

“我将在山上立寨，当你来攻我时，我自山上向下攻击，如山石崩塌，你如何抵挡？”

“我就在山上立寨。”于禁已经气极了。

“山上无水，我四面围之，困也把你困死。”

如此往来，于禁二十次守，均被我攻破。于禁气极了，要求与我攻守互换。

“汝立寨，旁无水、无山。”于禁大喝道。

“我以铁骑徘徊你的寨外，不时向你营内射箭，让骑兵用套杆套住你寨墙的栅栏，拉倒墙后以步兵攻击进入你寨中。”我微笑着对于禁说：“你若在不希望你立寨的地方立寨，我就不停地骚扰你？你若能够立寨，必定是在我为你选好的地方，那时，你为鱼肉，我为刀，不是任我宰割？”

“汝立寨，旁无水、无山，吾先攻之。”于禁恶狠狠地说。

“我在营寨中遍挖陷阱，陷阱中遍布尖桩。你来攻我，我让出营寨，你敢进寨吗？”

随后，于禁照我攻击的方法攻击我立的寨子，均被我一一破解。接着，于禁彻底变成智障人士，不停地嘟囔：“攻不可攻，守不可守，该如何？”

借此威势，我轻描淡写地询问于禁：“试问何谓军旅？”

这正是于禁所长，他以为我还在考他，遂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我不时地就于禁所讲提问管亥，却不加以评论。这更使他洋洋得意，干脆直接对管亥讲了起来，同时，不停地拿眼瞥我。

得此功夫，我乘机打量于禁的书房。这里摆满了竹简与兵器，我拿起一枝戈细细察看，这不是戈，这叫戟。

此时，于禁慢慢地踱到我的身边，看着我如此出神地望着这戟，便炫耀地说：“此戟为豫州郑浑所制，选用金、铜、铁历时三年煅制而出，锋利异常，名之为‘破甲’。”

我随口问：“郑浑是什么人？”

于禁瞪大眼睛，好像很惊讶我的无知。

中国历史上工匠地位极低，即便他再有名气，如果没做过官，那么史书就不会记载他，我怎么会知道郑浑是谁？

我的无知在于禁看来，大概是由于太穷，无法交往到郑浑而已。

“此戟乃吾多方求告，方由郑浑售与在下，你老师没告诉你郑浑的名字吗？”